

西洋政治哲學概論

課程筆記

第五章：

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 什麼是政治

授課教師：陳嘉銘教授



【本著作除另有註明外，採取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台灣3.0版授權釋出】

授課教師：陳嘉銘

筆記整理：鄭皓中

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什麼是政治

筆記

要如何理解柏拉圖的理想國？

可以想見，任何政治社群的維持都需要有四種德性—節制、勇氣、公正、智慧。

- 唯有節制，如此人才不會僅僅對各自私慾追求。也需要勇氣，讓我們勇敢對抗侵掠我們的外敵。且因相信城邦是公正的而努力維持城邦的政治體制，甚至願意為此上戰場。而智慧，對一個城邦的維持來說亦是相當重要的。

天性與個人偏好很可能是不同的，柏拉圖認為為了整體城邦著想，應該要遵從天性的發展勝過對個人偏好的追求。並且，只要一個城邦上下團結一致、一體感很強烈，相視如手足，這樣的理想就是可能的。

在什麼意義下理想國是理想的？

如果有個城邦在柏拉圖看來是理想的，那麼這一城邦一定體現了某種重要的 common good。

- 柏拉圖會說，首先這是一個言語上最理想的城邦。意思也就是說，在現實上這類城邦幾乎是不會出現的，就算能夠出現也必須有偶然的成分促成。

在理想城邦中每個階級都處在他們最適合的位置，如此一來，由積極面看，這城邦的生產品定是非常豐富的。並且這城邦也是最安全的，因為我們有最好的戰士、最能夠聽進理性的戰士。又有能夠公正付出的統治者，將人民利益當成自己的利益。

- 在 one man one art 的情況下，這樣的城邦看起來最安全、持久、理性。

等待充分發展的種子

亞里斯多德認為我們要知道人是什麼，就像我們想知道一顆種子是什麼，我們要讓它長到最完整最充分的狀態，我們才能知道答案。

- 一個種子的本質是長成的樣子，而不只是種子的外型。同樣的，我們最完整、最充分的時候，就是真正生活所朝向的目標。這是柏拉圖有關人的行動的看法。

當我們從事一個行動時，這個行動是為了達到某目的，達到這目的又是為了下一個目的。直到最後我們會發現，最終我們想要的是達到 **self-sufficient** 的狀態。

- 生活中的每一個有意識地去選擇的行動，不斷推敲下去，每一個人都是為了要有自足與完整的生活，這是一種 **happy life**。
 - ◆ 種子為什麼需要水、養分、陽光？因為它最後要充分顯露它的本質——一個最終的目的。

◇ 朝向本質發展的過程所需之能力，就叫 **deliberation**（當 **deliberation** 品質好的時候，亞里斯多德把它稱作 **prudence**，特別指的是在從事該如何行動時的思考非常睿智。）

三種類型的知識

Science 分三種

1. Theoretical science
2. Practical science
3. Art

柏拉圖將政治治理比擬為一種 **Art**，亞里斯多德認為這是錯的，因為 **art** 所創造的不過是工匠型的、技術型的知識，不是有關人的行動的知識。

同樣的，政治治理者所需要的知識也不是 **Theoretical science**，**Theoretical science** 追求的是事物發生的基本原則，如同數學、物理、生物、心理學。

研究人的生活的學問是一種 **Practical science**，這類知識，只要大多數人同意，即成功。

- 真正的政治學是研究人要怎麼行動的學問。甚至，在政治學中有一部分是寫給暴君的，從行動者本身出發，提供給行動者他所需要的知識。政治學產出我們真正需要的對人的知識。

Practical science

但亞里斯多德認為政治學雖然是 **Practical science**，還是需要 **Theoretical science** 的輔助。

- 在真實的生活中有許多的制約，如果要去選擇一個最合適的政體，不能像柏拉圖那樣純粹透過發想，而是要去理解，什麼樣的政體與生活在這一城邦中

的人相搭配會是最佳的。

對亞里斯多德來說，他將政治的焦點轉移到政治場域本身，真正的政治學的知識都是在政治場域中產出的，而非哲學家的書房。

- 每個人的意見都有道理，不只是哲學家，因此辯論變得非常重要，從不同意見中，找出我們需要的是什麼¹。

人的最完整狀態—political community

人有了伴侶及奴隸，下一步則可以發展出 household，這是為了我們的 daily needs。為了享受更多不同的需求，因此下一步人們組成 villages，為的是 nondaily needs。

大多數的人對於 villages 的狀態是不滿意的，它只提供了 trade 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往來，並且結成 alliance。如果只停留在此階段，人還沒真正長成。因此人是什麼？我們要看他最後長成的樣子是什麼，也就是 political community，在此中人方能感受到 self-sufficient 的生活，一切該有的都有了，所有目的都被包含在內。

理想政體的推理路徑

第一個推理：

人都有語言能力，這是人和動物最大的差別。語言能力使人擁有更好的能力去思考 good 是什麼、思考 justice 是什麼。

第二個推理：

在城邦即將到來的時刻，城邦之所以能夠順利到來，那是因為我們認為在村落階段還是不夠安全，是生存的慾望推動這樣的發展。

當人們繼續過著城邦生活，會發現，真正需要城邦的理由是 living well。不只要活著，還希望城邦生活能給我們 good life 而不只是 life。

作為政治的動物，人會去追尋 good life。因此，人會希望去參與分辨好壞、分辨義與不義的統治，也就是參與那些統治著我們自己的統治。

- ◆ 因此，人有語言能力這件事情其實意味著，人想要加入的城邦，是

¹ 這點與柏拉圖非常不同，因為對柏拉圖來說意見和真知隔著相當遠的距離。

一個自由人組成的城邦。

三種統治的模式

一個家庭中有男主人、女主人，還有他們的孩子，並且他們擁有奴隸。在這樣的家庭裡，存在著各種統治模式。

主奴間的統治

主人對奴隸的統治，建立在他們幾乎和主人是不一樣種類的基礎上。雖說如此，奴隸還是與動物不同，因為他們能夠聽的懂主人所下達的命令，只是沒有 **deliberation** 的能力，所以沒辦法參與主人如何進行統治的討論。

- 主奴式統治，就是否定了被治者有 **deliberation** 能力的一種統治方式。

家父長式的統治

建立在兒童擁有的是不完整的 **deliberation** 的能力之基礎上。而且因家長對孩子有愛，所以是一種 **kingly rule**。王制的統治，可以說都是這樣的模式，因此在王制中實際上是否定了被治者有完整的理性能力的。

自由人之間的統治

男主人和女主人之間，也有一種治理模式，亞里斯多德稱為 **political rule**，是兩個能力相當者、理能力相當者的相互統治，是 **free person** 之間的統治。自由人統治自由人的關係是與主奴之間的關係和家父長對孩子的統治關係相互區隔開來的。

- 真正的政治共同體，是 **a community of free person**，大家能力相當、共同參與統治。

正確與不正確的政體

所謂正確政體和不正確的政體間差別就在於在正確政體中，大家是 **free person**。在不正確政體中，為主奴之治，統治者只為自己的利益統治。

有三種不正確的政體，分別是暴君政體、寡頭政體，以及一種多數窮人只為自己利益而統治的民主類型。（這些政體不管是多數人、少數人、一個人統治，都是只為自己利益而統治。）

而若是由有德性的王或有德性的少數貴族治理，如同父母親對孩子一樣，實際上

是為了多數人的利益統治，因此算是正確政體。但，雖然王制和貴族制看起來是最好的政體，可是它讓多數人都沒辦法參與政治，同樣貶抑了所有人作為 **free person** 的尊嚴。

✧ 從對主奴與家父長制的批判出發，**free person** 後來成為共和主義對自由的主要定義。

公民

亞里斯多德對於公民和政治城邦的定義，是人的本性發展出來之後會去追求的事物。公民，有能力去參與 **deliberation** 與治理的決策。只要被稱作公民，就必須能夠或多或少地參與公共事務。

- **free person** 在亞里斯多德看來，是對一個人具有 **deliberation** 能力的肯定。
 - ◆ 政治社群則為一群公民聚集在一起，希望大家過上自足的生活。

happy life

亞里斯多德對於德性的看法有別於柏拉圖。柏拉圖認為人有知識就有德性，但亞里斯多德修正了這樣的看法。

- 亞里斯多德認為，所謂德性，是為了過上良好生活，光有知識是不夠的，還需要有潛能（語言能力）。

人要學會在兩個極端中做出最公正的選擇，而這樣的習慣是在長期練習下累積而成的能力，是練習所產出的習慣。當人們可以輕鬆地做出公正的選擇，那這個人就真得到這樣的德性了。

✧ 亞里斯多德等於間接地回應政治的報償是什麼。人能夠感受到最大的內在喜悅的活動，是政治活動。作為一個自由人要去參與 **self-rule** 的活動，因為這樣的活動所需要動員的德性是最多的。在政治場域中需要有最高的勇氣、節制與智慧、公正。當在政治活動中，如果能輕鬆自如的掌握這四大德性，那麼便能夠獲得最大的快樂。

所謂 **happy life** 就是一個 **most self-sufficient** 的 **life**，就是能夠參與政治生活的人把人的德性發揮到最好。那麼，亞里斯多德會認為當代威權體制應該都要轉型成為民主體制嗎？照他的看法，應該每一個政體都朝向品質最好、最多人統治的民主政治嗎？

- 答案是否定的。

他認為政治學作為一項實踐知識，要真正了解政體特質，才能夠知道要怎麼做，並不是每一種政體都適合朝向民主制發展。